

日一夜，必以亭午爲日中；萬國之禮樂，必以中土爲日中。南方三會，竟果則天，而大成條理，集於孔里：此一元之日中，即元其元之日中也。大其說所以治小，小其說所以治大。本無大小，適以小小，必歸見必，小小大大。目法紀爲陳迹，而貪從心之便捷，此惡日午而匿駒隙者耳。翹肖滋芽，皆以形制其命；氣感事遂，即以踐消其情。唯俞勺象，蟠極崇卑，蒸化六連，二真不二。自非舍身精人，安能豁然行生乎？

「天用日以治天，日分光與月星以代錯，而於穆自不已矣！豈得空執一句於穆之渾噩，而令人不辨黃赤，反冬葛而夏裘哉？何不長課程乎？」^{〔二四〕}淺膚苟溺，宜用波翻，互五兩帆檣，長年主政。可以出世之寶筏，爲倚天之風旌；要必以圖書之指南，定倫物之安宅。壁龍飛去之語，重在言先；護教出奇之兵，以此驚藥。處天日之中者不達其故，而效步邯鄲。日出多僞，安取不僞？飲人狂藥，責人正禮。此利器之不可以示人者也。

「有所以爲道德功力者焉，有道之道德功力焉，有德之道德功力焉，有功之道德功力焉，有力之道德功力焉，五各一法，而實一法也。化先教，教先治；三者各致其因，而實一因也。密此因也，顯此因也，與民約法其密因，安得不與民約法其顯因乎？」大傳曰：「徽號器械，可與民變革者也。親親尊尊，造端有別，此不得與民變革者也。」人不知舍存無泯之同時，不知不落有無之用有，剽襲泡影之半示，勢必檣欄其君親尊卑，易世無以相賤然